

度外

留出來的空白，
在整個構圖上的比例擴大了，
而且移向中心。
那些色塊、線條，在圖框中沒有出口，
像是撞球一樣，來回碰撞，
什麼事都要擔心、都要逃避。

黃國峻◎著



聯合文叢
201

度外

● 黃國峻／著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度外／黃國峻著．--
初版．-- 臺北市：聯合文學，2000〔民89〕
面：公分．--（聯合文叢；201）

ISBN 957-522-297-0（平裝）

857.63

89009758

聯合文叢 201

度外

作者／黃國峻

發行人／張寶琴

總編輯／初安民

主編／江一鯉

編輯／張清志

美術編輯／周玉卿 張薰方

校對／余淑娟 黃國峻 張清志

法律顧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出版者／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

電話／27666759・27634300轉5107

傳真／27491208（編輯部）・27567914（業務部）

郵撥帳號／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

網址／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-mail:unitas@ms4.hinet.net

unitas@udngroup.com.tw

印刷廠／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總經銷／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地址／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
電話／（02）26422629

版權所有・翻版必究

出版日期／2000年9月 初版

2003年12月1日 初版三刷

定價／220元

copyright © 2000 by Huang Kao Jun
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Printed in Taiwan

目次

自序	5
留白	7
失措	23
私守	49
歸寧	63
面壁	81
泛音	101
三個想像的故事	117
觸景	133
小子把風	149
詹姆士兩千型	157
度外	165

聯合文叢
201

度外

● 黃國峻／著

目次

自序	5
留白	7
失措	23
私守	49
歸寧	63
面壁	81
泛音	101
三個想像的故事	117
觸景	133
小子把風	149
詹姆士兩千型	157
度外	165

自序

黃國峻

出書是件正經事，原本並沒料到這麼躲著做的一些個人化的小玩藝，將會要端出大門展示，這和起初正因為不肯和外人接觸，才想私下練習動動筆的念頭恰好是相反的。不過在出版社接受下，對這個機會的產生，我理當捨下成見，欣然看待這份存在於一個普遍冷漠的社會中的鼓勵之情。

不過我若是敢利用這冊小書，就對哪位幫助我的人大表謝意，那恐怕不但有辱師門之嫌，更無法對我所擁有的環境資源做交代。由於我一向缺乏主動的生活經驗的獲取，以及寫作的專業方面的認識所致，使得本書可能違反了一些基本的閱讀條件。不過今天，閱讀不比寫作容易了，對於這番寬容和理解，我自然深懷敬意。

過去總以為自己的怯懦是純粹的心理因素，但是最近我去醫院做檢查才發現，我的甲狀腺激素是正常人的好幾倍，原來這自幼決定了體型和緊張情緒的因素，是起自可由藥物來改善的生理問題。當然身心兩者會互相對抗的。諷刺的是，身心這兩者竟又是如此緊密協調著。然而主觀的表達和外在的評判，是否也存在這種關係呢？這讓我回憶起在我五歲時，當時母親在動物園的飲食部隔壁一間小亭子裡販售明信片 and 紀念品之類的東西，我常跟進去免費參觀，在獨自去逛了幾次之後，覺得籠子裡的動物好像每天都衰懶不動，接著就有些遊客忍不住用各種方法去刺激。我注意觀察他們的言行，突然覺得他們才是被看的獸群，而我像是那裡唯一的人類，然後又想到背後是不是同樣有人在看我這隻自以為是人的雛禽？我望望四周，感到對某種未知的巨大恐懼了起來，於是我躲回到亭子內母親身後布簾後的庫房裡的床板上，我聞著瀰漫園中的動物的氣味，聽著猩猩呼叫，更遠的飛禽鳴叫，還有不知道是犀牛還是熊或河馬的呵欠聲，整個中午都滿腦子幻想。

在開放的生活環境中，想像和創作是不斷處處在發生的，它的傳遞與生息能夠展現出人的另一個模樣，而這過程中所使人意識到的對抗與協調，也許正是人容身的亭子。這集子裡最早寫的是九七年五月的〈留白〉，最晚是九九九年九二一地震前一晚正好寫完的〈度外〉。當時買的一盆非洲堇，最近在窗台上開了三十二朵酒紅色的花。

留白



留出來的空白，
在整個構圖上的比例擴大了，
而且移向中心。
那些色塊、線條，在圖框中沒有出口，
像撞球一樣，來回碰撞，
什麼事都要擔心、都要逃避。

樹蔭不見了，不止樹蔭，連一整個早上斜傾在屋子旁的一大片陰影也不見了。矮籬外，小徑的路面，以及兩側所長滿的叢叢枝葉，都被悄悄地撕去了一層發亮的薄膜。就是這麼一回事，陽光撤隱了。

下樓、推開紗門、走到院子，瑪迦還在猶疑，到底要不要把面前這些才剛晾上架子的衣物收走？預感，她聽見了雷聲，說不定是軍事飛機，或是遠處工廠出了點意外。仰頭看著動也不動的濃雲，瑪迦心裡一片空白。

總會有這麼一天到來，像現在，只有他們兩人在家，哪兒也不必去，而別人正好都在各處奔波。床單垂懸，阻隔著視野。當他們落入這一天時，才覺得毫無準備。彷彿和前後的日子接不上關係似的，它中斷在這樣一個郊外，沒有展開的動靜。愣在那兒，她像是被那面床單給捕住了。原本雅各就是要取這個景，先畫那片樹林，然後再畫那些遮了風景的衣物，可是，他的妻子正打算收掉它。

其實淋點雨再收也無妨，反正這褲管還在滴水。低下頭，瑪迦看到腳邊，前天掃成堆的落葉還在這兒，沒有被翻攪過。她的兒子真的搬到寄宿學校了。以前她時常一邊重掃那些落葉，一邊指責身後的小約翰；要是身後沒人，她會當那是風吹亂的。

這有什麼好玩的？老是聽到約翰自己在這裡呼叫著：「下雪了！」黃褐色的雪？都已經

住進校舍了，他還在想這些樹。到哪兒都有樹，好像所有的樹，在地面下都是相連的，是同一棵巨樹的不同部分。他比喻說：就像躺在海中的巨人，他的鼻尖在北極海面露出；腳尖則是在南極海面冒起。瑪迦輕摸著樹。

念在雅各夫婦頭一次與兒子分離，幾個家中的常客約好了，要趁兩人今年到小屋度假時，前來探訪一番。於是，包括幾位隨伴而來的陌生人，這一行人便這樣被上星期的那幾個光禿禿的日子掃成了一堆，堆在小屋裡。

雖然還很遠，但是當瑪迦把落葉倒到籬外時，她確信那是雷聲。將這堆衣物抱進屋子，真可笑，她看起來像是被雲團遮蔽了。她常常不知道自己正在使雅各感到可笑。從吵雜的交談聲中擠到廚房，他知道瑪迦不喜歡不能露出一臉不悅的場面。小屋裡不該有這番景象的，生面孔會令人不自在也是常情，他們都不欣賞太快顯得讓人感到可以信賴的人，那種人是狐狸。

坐在牧師身旁的哈拿，她知道姐姐並沒有不悅，只是累了。看那盤蘋果，每片都切得不平均，有的還帶著一絲外皮。她不是一向很會料理這些不必叮嚀的細節？和那位畫商相較（他的笑聲像是在轟炸屋子），這一點盤中的瑕疵，就算是刻意製造的，也不要緊。

蘋果的旁邊是一盤茄汁牛肉，還剩一半。根本看不出那些丁塊是出自牛隻身上的哪個部

位。不到將來，沒有人會明白，這一天是位於整串日子中的何處？天色像要驟變，但是它還是懸在那兒，不晴不雨，不曉得哈拿她是想一個人去逛逛，或者真的只是想代姐夫去市場買菜。

要不是這群訪客，要不是約翰搬走了，哈拿會在這一天早晨，和姐姐一起屈蹲在草叢後，偷窺那兩隻在地面上覓食的小雲雀嗎？她極小聲地在瑪迦耳邊說：「下午讓我去市場買菜，冰箱裡什麼都不剩了，姐夫的學生真是個個食量驚人。」已經這麼接近了，真怕連呼吸也會被牠們發現，別出聲、不要動，於是兩人被心中的擔慮凍結於此。

困在窺看的視野中，她是藏不住心思的，沒一會兒就洩漏情緒了。到底雅各在笑什麼？好像有什麼是自己從鏡子裡還看不到的。一旦她凍結在這樣的角度時，她所惦記在心的事——他在笑什麼——就會顯得毛躁不聽使喚。必定是某處猛然一顫，所以那兩隻雲雀便匆匆飛走了。牠們敏感得能夠感知地底下的微震，本能的警覺性就是要牠們去誤解所有風吹草動。

也正是因為訪客的到來，雅各才有機會保護妻子，很自然地透過交接的目光向她說：「我們是同一陣線的。」對，她又不能沒有雅各了，一個家是需要他來應付外界，他樂在其中，應酬是心態上的見識，他在自我充實著，長久的充實使他能夠面對畫布。那些豐富的閱

歷，不斷地牽引他手中的畫筆，在那等著被說服的觀衆腦中作畫。他就是愛攔阻外界入侵，爲了袒護瑪迦，幫她推辭校務，婉拒教會方面的敬邀，然後又說這沒什麼——。

雲雀不見踪影了，但瑪迦還在張望。其實她也不知道自己守在草叢那兒，是曾想對牠採取何種行動後；才會對牠飛走的結果感到遺憾。每當她注視一個東西，她就彷彿寄放了某部分的自我在那東西上，某個沉重的部分。可是，牠怎麼這麼輕巧就飛走了？就這樣奪去，真捨不得。長久以來，一直有一份伺機而動的情感在她心中，老是想趁她注視某個對象時，膨脹起來，然後闖出去，攀附在它上面。如今，約翰不在視野範圍內了，她花過多少時間注視著這孩子，從小到大，看透了他的心思。她知道他快要想站起來，穿過餐廳，到父親那兒去，小心餐桌上的茶杯。他要雅各幫他把毛巾扭乾，再乾的毛巾爸爸也能再扭出幾滴水，再緊的蓋子也能扭開。孩子長大後總要出外念書，這是再尋常也不過的事了，不然要怎樣。她不會想過要逮捉那兩隻雲雀。

無意間，瑪迦發現她們走到了平常散步的範圍外，而沒有發覺的哈拿，還一直相信姐姐在帶路。聽她的談吐，毫無心疑，她和那些猛夾菜的學生不一樣，他們一心想成爲能靠繪畫作品得到肯定的凡人。真糟，瑪迦記不得他們的名字了，不是叫錯了、就是沒叫；難怪學校不讓她兼課了，去從軍或許還比任教更適合她。他們都不到三十歲，還年輕，聚在一起就是

這個模樣。雅各能夠充分滿足他們的好奇，並且再留下一些問題以供思索。一到假期，他們的心思就潰散在興奮之中，看他們談話時的手勢，聾子也知道那是在說什麼。和瑪迦曾在課堂上遇過的那群十五歲孩子們一樣，他們無法不沉迷於青春活力之中。

「我很好，還不會累。」哈拿的關心使她留意到自己的神態。瑪迦不是累，而是覺得自己老了、覺得自己在生活之外、在縮小著。有時候低頭看看腳趾頭，卻好像在俯瞰懸崖；而仰頭看看月亮時，又好像是在望著吊燈。這忽大忽遠近的比例錯覺，搞得瑪迦沒聽到人家在談什麼、記不牢人家的名字。

同樣沒有參與交談，牧師夫人緘默地坐在對面，動也不動地聽他們像傳球似地輪流開口，只有那對靈活的眼珠子在隨著聲音的來源飄擺，好像她整個人就只是那顆黑珠子，而身體只是用來展示一些服裝的道具罷了。那是一種濃縮、提煉過的生命狀態。有內涵的女人，穿什麼都好看。眼眶含著眼珠子——她所看過的景象盡在其中——退入暗穴，牧師夫人也老了。

偶然間，幾句話聽進耳朵，瑪迦意識到自己進度落後。他們談到哪了？不、不可以斷章取義，再仔細聽一會兒；一牽涉到理念問題，就免不了有歧見，歧見好過粉飾太平。一頭往裡面栽。大家是一個整體，一起吃掉同一桌晚餐，絕不容許她分心在不要緊的事上，一起加

入吧！可是（別說那又如何），這桌美食無可挑剔，這是她婚後至今的成果呈現，就這一桌滿足口腹的食物？看，那位男學生說：「我們可以厭戰，但不可懼戰」時，他口中還嚼著炸蝦球。奇怪，不是說要仔細聽人家在討論什麼嗎？

他們在那兒，他們遠在他們所談論的話語中，像是擠在一輛行駛中的火車上，那些什麼「制度層面」、「勢力整合」的字眼，成了火車車窗。一串串話語載著這群習慣於將自己交付給這輛列車的人，迅速前進，超越風景，瑪迦目送這便捷的列車駛過，算了，很快又會有下一班的。從牧師夫人的眼神看來，他們剛才可能語帶嘲諷，或是她不以為然？這些挫折使她感到自己既狡猾又無知。身為姐姐以及母親，一到需要她參與表達時，她總是說：「去問爸爸。」接著，他們對揭發一切更有興趣了，他們對雅各的畫展之所以有興趣，就是它有尚待揭發的空間。

展出的最後一天，有一些人是因為讀了藝評才來的：「雅各的畫作不能各別拆開來看待，任何一幅都缺乏一種解決完成的獨立性，但是當我們留意到每幅之間的關聯時，會赫然發現到其間的呼應與質疑。」許多腳步在畫作前徘徊，像是在月台候車，他們試著有意要拼湊出雅各內心的全貌。哈拿還在考慮，要不要答應姐夫的邀請，和牧師他們一起去小屋聚聚。畫作干擾著她思量。第一筆可能是在左上角落下去的，他毛躁，後來每一筆都是爲了補